詩廣傳

詩廣傳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大雅

耳所不聞有聞者焉目所不見有見者焉聞之如耳聞之矣見之如目見之矣然後顯其藏修其辭直而不慙達而不疑易曰修辭立其誠唯其有誠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若將執之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孰見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孰聞之乎直言之而不慙達言之而不疑我是以知爲此詩者之果有以見之果有以聞之也我是以知見之也不以目聞之也不以耳也我是以知無聲而有其可

聞無色而有其可見不聆而固聞之不睹而固見之也於
戲亦殆與惝怳其詞荒誕而無慹冥行而無疑者相違不
遠矣君子之所必察也察之以誠知其不慹而非無慹不
疑而非無疑而後可以爲君子做君子鮮矣
晝不見星而知有星夕不見日而知有日雖然猶有數也
方諸無水而信其水桄柘無火而信其火雖然猶有類也
奚以信文王之於昭于天乎求之己而已矣無過爾躬求
己之道也取之左而逢之左知其在帝之左取之右而逢
之右知其在帝之右也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
之無不有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觸心之所覺非

已能之而皆天非天之必有事而皆人之天一文王之於昭于天者也雖然亦奚數之不可數類之不相應者乎形有數理未有數理無數則形不得而有數氣有類神未有類神無類則氣不得而有類是故繇形之必有理知理之既有形也繇氣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氣也形氣存於神理則亦可以數數之類應之也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覼其形感其氣之謂也是以辭誠而無妄也雖然於己求之者得之爾矣是殆不可以言言者與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中焉綏我思成有成焉抑非以數數以類應者也而若或持之若或循之充乎四體而悅入於思慮而相與

爲光暉子曰知德者鮮矣謂知此者鮮也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過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闋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乃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故也乃若心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密也故天下莫大於人之躬任大而不惴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於天而不慚無過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實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

耳內日徹而血氣靈密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

雖其無色猶有聲焉有色矣聲者不見之色所盪也雖其無聲猶有臭焉有聲矣臭者不聞之聲所吹也故無臭者無聲之盡辭也無聲者無色之盡辭也無聲無臭者無聲色之盡辭也辭之已盡而益微矣雖然其微者非有微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晝雨之動滿盈是其無聲無臭者也是其無色者也無私則無心無心則無爲惡可以見見惡

以闇闇惡可以艱艱哉

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故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設理於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嚮於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荆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報之以至也故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矣非赫赫之能有效於明明也然則爲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莛擊風而冀風之旋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膚寸之雲爲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爲石非緣隕石故而星爲之變也明明者不爽赫赫者不測能知不測之卽以

不爽者可與語天人之際者與周之興也以婦順其王也以武功非婦順之宜得武功也非武功之以報婦順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於此乎於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爽之謂理嚮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銖銖而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知天久矣

繇不疑至於疑爲學日長繇疑至於不疑爲道日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故知道者勿固信之勿固從之參伍而錯綜之幾未至德

未及而猶俟之其時可矣而後以爲可也故唯能疑者無臨事之疑也臨事疑而上帝不再之命去之矣武王之觀兵也國人曰可矣諸侯曰可矣可者道也聞道而不逮信乃以一信勿疑而矢于牧野而勿貳爾心上帝之命疑於武王之心矣奚以知上帝之臨女哉知之以能疑而已矣故參伍之而不雜錯綜之而不紊幾相逮而志氣與德相符而精神固是殆非人矣乎天也君子之所以歷乎險阻而終於易簡也

詔以道之所當然而率人爲之雖有欲從之心立乎事始而當事則忘也計其所以爲功而率人成之雖有他日之

效不顯於未然之心目而先事不歆也故善勸民者不以道不以功而勸以即物之景即事之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緜之詩善狀古公之使民也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當斯時也知其道之矣以當然乎弗知也知其他日之有伉而將將者可以爲功乎弗知也然而瘠者若欲爲之歌相杵盲者若欲爲之視繩直甓者若欲爲之巡基址攣者若欲爲之舉參築而況夫力能從心之丁壯哉此夫善用民氣者乎善用其氣善用其情之動者也以之勸忠而臣樂其刀鋸以之勸廉而士安其溝壑築室之下而民氣生焉周

之王自斯始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迫詞也故夫天之下應文王也迫矣傳其情寫其勢故為之迫詞焉如羣川之洊流也如春華之暄發也如風之吹萬而各以竅鳴也鳴呼盛矣奚以如是之盛也生也生奚以如是之盛也蹶也取迷復之人心而新之以一日甫甲坼之已冑櫱矣甫冑櫱之已弓榮矣目不給視心不給思左右不相待後先不相讓夫是以謂之蹶也奚以如是其蹶也能用天下之生也故曰文王何可當也若淩越而無序若芝菌之生而不必有本孰能當之哉

一色純諸之謂章衆色成采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同以昭別者紀人治者也人與人爲類君子與君子爲類選於羣類而得其類始之以不雜終之以不閒九官百尹三百六十之屬純乎一治也天子之胄子逮凡民之俊秀純乎一學也納之庠序升之國學試之士命之大夫建之公卿純乎一禮也接之以威儀獎之以語言穆之以心以相浹純乎一情也故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言章也以爲任賢之弗貳無別不同也別以成同者兼物治者也人物兼治而事起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已精之而唯恐執精者之或觕也已美

之而唯恐執美者之或惡也因其物治其物取物之精積精而物登其用因其人治其人盡人之美備美而人得其情因其事治其事一損一益一張一弛一順一逆饋其精擇其美無所固執以滯其經緯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廣言文也以爲用物之宏盡四方之綱紀該别以大同也故君子以一色之章待天下之人以衆色之同治天下文章之用各致而不斬保其一端明矣道之降也或從其章則失其文或從其文則失其章得之於作人則失之於紀事得之於紀事則失之於作人無有能理者也況其下者朝碁其術參差其教以顛倒天下之

士而矜其椎立一切之法崇豆區之效以從事於苛簡而
矜其斷別其同同其別駁其章削其文欲天下之弗亂其
可得哉故知蘇洵之權書亂之首亡之陷俾得志而雠其
說禍且甚於王安石君子岠之不惜餘力焉可矣
鳶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于淵觀化於淵之上也
上下定位化亙其中而不可爲之畛域故天其函乎地其
與乎大有之截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
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高動
而卑興淸涵而濁入仰蒸而俯垂寒暑相遷而不亟生殺
相資而不媢有萬不齊而弗相爲害古今差異而日移不

知昭著者一章而已矣一章者純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四維純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純也王者以之興賢而化俗上下之氣純而一德成萬方齊矣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

祿者不俱得者也無有涯者也干祿者欲得諸己而不自涯者也是故甚難乎其豈弟也以廉臨祿易以慈臨祿難廉者與祿相爲對治者也以道干祿介其廉而止閑焉而勿使馳也夫既閑焉則可使不馳矣雖然君子以爲剩水沃焦之術未可游於天下而安其土於是而知豈弟之德爲至善也祿者競之府干者競之用廉者競之資三競消

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干祿豈弟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裘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猶是豈弟也狐不借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所不得與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殄殷一而已矣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褊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於物也嗚呼三代而下爲君子者卽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賤與貴競道道德異而競同身爲處士祿不及焉而知其不

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土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已矣

不顯之中有臨焉是故無不顯而皆臨之也無射之餘有保焉是故非無射而必有保也不聞之密皆式焉是故式者實有其式也不諫之先有入焉是故入者無異乎諫之切也不知德者之所驚而知德者安之猶浥水於泉而受風以襟也皇哉盈天地之間滿乎虛乎一乎大乎莫之禦而自生者乎滿者有紀也虛者有通也一者有章也大者有充也則夫顯不顯射無射聞而聞不聞而可聞諫而諫

不誠而固誠矣其有閑而矣其有待哉吾何以知德之儀形與其功效哉知之以此

衆人欲而不給賢人爲而有竭聖人化而有待人之不能必得於天者多矣夫孰知天之有不能必得於人者哉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天之有求於人而不能必得者也先天而天或不應後天而天或不終吾於是而知天道天欲靜必人安之天欲動必人興之吾於是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對於天而有功矣夫莫大匪天而矣以然邪人者兩間之精氣也取精於天翕陰陽而發其陽明故天廣大而人之力精微天神化而人之識專壹

天不與聖人同憂而人得以其憂相天之不及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天授精於人而亦唯人之自至焉雖人有道人自至焉天惡得而弗求求惡得而必獲哉知天之道則可與安土安土則盡人而不妄知人之道則可與立命立命則得天而作配嗚呼知人之道其參天矣夫

莊生曰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無擇之謂也信斯言也儒亦聽其為儒墨亦聽其為墨舜亦聽其為舜跖亦聽其為跖治亦聽其為治亂亦聽其為亂天無求於人而人亦可無求於天乎人固無求於天則人益可無求於人矣天不能令有儒而無墨有舜而無跖有治而無亂自作之自已

之吾無以詗天之有困獲之心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天亦悉能一聽其自已而弗求乎夫詩奚以知天心之必有求也聽其自已而既自已矣則胡弗終已之而又繼之以吹邪不遠復无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當其知之弗能已之而抑必謀其復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以知天之有求矣天地無求則亦奚從而見其心哉儒墨之紛舜跖之雜治亂之界有貞明存焉能求之者爲天效者也其求之也卽天之求之也與

或曰聖人無我吾不知其奚以云無也我者德之主性情

之所持也必狹其有我之區超然上之而用夫爽然忘之而用物則是有道而無德有功效而無性情矣苟無德不必聖人而道固不喪於天下也苟無功效循物以爲功效而其於物亦猶飄風涷雨之相加也嗚呼言聖人而亡實則且以聖人爲天地之應迹而人道廢矣自我言之聖人者唯其盡至之性情用獨而不憂其孤者也豈至孤行而不待天物之助道無倚也故曰無然畔援不以道爲畔援而後與衆無可爲之畔援矣非無功效而不欲多得之也故曰無然歆羨不以功效爲歆羨而後與衆無可爲之歆羨矣有天地而不敢效法有鬼神而不求往來有前王而不必

與之合有後聖而不必其相知明夷而正其志大有而積
中以不敗故聖人者匹夫匹婦之誠相為終始者也宅仁
而安信而不渝神化無畛而逢其原耳目心思參天地而
成位乎其中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之謂也
帝之則不可以識知順與蟲其肝鼠其臂柳生其肘鵲巢
其顛與天下為嬰兒而食豕如人然後可以順帝之則乎
不善說詩而率天下以禍人道也有餘故知帝則之順舍
識知而蔑以順也且既使夫人之有識知哉我能之與抑
天予之乎天予之以識知之能而立則於識知之外是故
左其塗以導人之弗能順之也抑天立則於識知之外而

命人者以識知之能抑不知天奚從於帝則之外詭得此識知而授之有生者也夫物者則之物則者物之則其不相違忤也久矣然則帝則奚寵哉寵乎識知而已矣人覩僉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僉若也君子之覩庶民則已順矣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者恆也知者察也恆者道之綱紀察者道之昭著也綱紀斯而不迷昭著斯而不昧舍此帝奚則哉君子亦將安順哉雖聖人未有能違者也然則詩之言不識不知者何也曰為伐崇言也先其事而無覬當其事而無欲時至事起毋貳爾心而不以勝敗疑然而大功集天命至矣不識不知為吉凶與喪言也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聖人之所不屑用其識知者此而已矣非以語於天德之達也

天不靳以其風日而爲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態而爲人賞無能取者不知有爾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適然而遊鹿適然而伏魚適然而躍相取相得未有違也是以樂者兩間之固有也然後人可取而得也兩間之宇氣化之都大樂之流大哀之警暫用而給終用而永泰而不憂其無節幾應而不爽於其所逢中和之所成於斯見矣奚必墮耳黜目以絕物而致其悁情哉王者以之感人心於和平貞士以之觀天化以養德一而已矣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是後之乃以先之外之乃以存之計不越乎尋尺之私逆用其術以利賴其所欲爲爲此說者不謂之小人而不能堯舜之不授天下於子非以全其子也三代之家天下則以利天下也家天下以利天下則欲固天下者先固其家視其子孫之承景命席尊位奠磐石以爲天下效故謀之毖持之固防之密而乃以不爽乎唐虞公天下之心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大云者時通於千祀而義浹於四海之謂也苟視其子孫長保威靈以爲天下治安之效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奚爲不昭

昭乎揭日月以行之哉周四遷而定位五營而定鼎合數十世之君子謀一姓之鞏固而天下之免於水火者數百年不知者猶爲之說曰建都於無險之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之所以公天下也之說也觀天下之興亡生民之生死如弈者不定之碁也亦愚甚矣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非時以爲貞則天下亦安足紀哉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則天之所歆亦時而已矣而況於人乎夫至於時而可以貞矣驚時之變而不據以爲貞將天下終無吉凶得失是非逆順合離之十紀而變亦不足以立又從而爲之辭曰之十紀六非天下之固有而可不設於

心者也雲門韶濩之音饗爰居於魯門而悲鳴去之耳無適聲矣毛之嬙西之施魚見之而潛鳥見之而飛目無適色矣卽且甘帶鼠食巴菽而肥蟫不飲而蟬以飲飽口無適味矣蠹畏牡蘜之熏芻豢趨不潔而如椒桂鼻無適臭矣桀非堯之所是烏反哺以為慈梟以不盡食其父母之為不孝心無適賢矣唐虞之所賞嬴秦之所誅漢晉之所崇懷葛之所怪時者不足紀者也而亦惡用紀之為嗚呼為此說者知時之變而不知變之貞以召疑惰於人也有餘而況上帝哉當其未為人不知畏死矣當其既為人不知畏不死矣當其未飢覩炊者之何疾矣當其已飢恐炊

者之不疾矣必欲去其貞而因時之變則刎刎弗死邪胡弗勿炊邪是知時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故先時者乘時者也後時者因時者也然後其及時者安時者也斯則以爲時之貞也天且歆之而況於人乎易之時六十有四時之變三百八十有四變之時四千八十有六皆以貞紀者也故曰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貞者天之幹時者天之恆何以知上帝之歆哉知之以此而已

愛行葦者護之於牛羊君子辭也葦之敦也密牛羊孰得而踐履之哉不慮其疏而慮之於牛羊故曰君子辭也夫人之親親尊賢信友而不令其終者吾知之矣其下者溺

私變而毀其恩則讒蠱中之非其作意於忍也其賢者善疑而生其枝隙生於內而後讒人乘之非讒蠱之能先中也如是則防賢者於所獨被庸人於所聽非拔本塞原之道乎然而君子弗然病在本原而舒求之枝葉養其仁也求人於仁愛之誠而弗養之其弗激而增其郤者鮮矣故鴟鴞迫而控庸人者也舍其讒蠱而祇動其心伸庸人以在己之櫱而庸人興矣行葦舒而戒君子者也不憂其內忮而但懲其外閒全君子以不昧之恩而君子益恥於薄矣曰行葦而既敦也吾不憂其莖相牴而葉相牾也憂牛羊而已矣夫果孰爲之牛羊哉苟無牛羊而苞體枝葉之

相爲親比惡得有疑忮之生於其心邪方在羣而不忘夫怨然然而其怨也旁寓而不觸則方怨而固不失其羣於是其羣也深植而不昧夫怨而可以羣羣而可以怨唯三代之詩人爲能無他君子辭焉耳

昭明天體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繼天之體卽以用凡天之用皆其體富有而不吝於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窮於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不達其說者曰天唯以其蘊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異端迴脫根塵靈光獨露之說也是抑異端如影赴鐙奪舍而栖之說也夫苟受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

廣引之不長蹙之不清增之不富人之於天終無與焉已矣是豈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後閱歷萬變之知能而豈其然哉故詩之言天善言命也尤善言性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有萬年之生則有萬年之昭明有萬年之昭明則必有續相介爾於萬年者也此之謂命日受性日生也

善畏者不畏於晝而畏於宵宵之與晝奚別哉目不睹焉耳火麗於天曰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順則命無不休矣順乎休而休袗衣鼓琴無忭也順乎不休而休夏臺羑里無憂也濯志振氣揭日月以行中天萬行同條

而其實惡有不令終之疚惡乎故君子之令終令之以高明也夫天下何畏而又何疑邪烏元而已矣鵠白而已矣水寒而已矣火熱而已矣民之情飲食男女而已矣民之性高明沈潛而已矣君子道而已矣小人利而已矣禍極於凶死而已矣福極於亨利而已矣善吾揚之而已矣惡吾遏之而已矣天下何畏奚以容吾疑天下何疑奚以生吾畏宵皆晝也不見皆於昭也天不能違之而險阻順令終有假無不休之謂也嗚呼無得於此者仁闇而柔弱義闇而卞迫禮闇而蕪雜知闇而纖曲信闇而困窒受生昭昭之宇無往而不闇而德亦不終吾不知其何以為君子

也

劉子曰威儀以定命也形函氣氣御神神受命命集於形而表裏主輔之權迭相爲王是故氣曼者其義刓度溢者其禮蕩色遷者其信違形鈍者其知促容汏者其廉伐義刓禮蕩信違知促廉伐則心不足以存而其仁仆曾子曰以友輔仁輔之於威儀也雖然友之所輔止此而已矣進朋友而攝心吾莫之能保也何也心非攝之所能及也獨至則安倚以至則危動於譽問依於形模以效其至則固迷而未得迷而未得則不旋踵而失其欲攝之初心而又奚以相攝邪故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蘇武不望攝於

李陵心異而情無猜故朋友之道可不絕也二唐待攝於兩龔心似而失之於旋踵無以相報而益以相忮而朋友之義絕矣故朋友者恆道也深求之威儀之餘而攝以心是浚恆也浚恆之凶必矣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老氏之言何其似洞之詩也雖然其用心之厚薄遠矣君子不忍棄人故善用人不忍棄物故善用物以功效勸天下於善之塗而不役天下以收其功效故豈弟之德流焉父母之道也然後知彼之用人物者權虜之術也行潦之水而納之於禋祀則天下之不勸者鮮矣非爲餴饎故而洞酌之也爲餴饎故

而酌之則既無憚於泂而何有於潦乎泂酌之又𨗈注之
非餴饎之必待此而勤勤焉及乎行潦之化爲清泉而君
子之勞已久矣使移其勞以求瀓澈之流泉於得之也不
更多乎以術言之謂之不善用人物也奚辭故老氏曰不
善人善人之資資失以得資毀以譽資敗以興其用天下
也猶仇敵然不以民爲子女而以爲仇敵民惡得而勿仇
敵之哉吳王不庭賜以几杖漢所以忍吳怨而禍發必尅
也老氏之術自以爲工於逃禍而適深其禍君子視之祗
愍而已矣

班固有言司馬相如頌功逃德忠臣效也賢遷遠矣議者

非之以為導諛啟驕不可以為忠不如遷史之為遺直也之二說者各有挾以互競君子奚以折其中哉夫不觀於周公召公之道乎周公之陳無逸也抑天子而均諸南畝之子戒逸諺而無望上智之情警之以民情則曰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呪申之以禍患則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怵之以生死則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何其甚相詛詬而不忌也召公之歌卷阿也遊亦伴奐焉休亦優遊焉車之多馬之馳殆乎子虛上林之所鋪張矣梧桐之生鳳皇之鳴殆乎般般翟翟之所夸燿矣性之彌士宇之厚殆乎大人中州之所虛覛矣何其嫌於導諛而不戒也乃

因以是譏遷之非忠而二公協於一以相友夫子雜列之詩書而交不廢君子小人厚薄忠佞之分不可不察也周公居尊親之位任附託之隆先事以申憂危之警無已而苛言之藥石之愛也馬遷以刑餘無諫諍之責後事而摘毫毛之過微文而深中之怨毒之情也成王撫未甯之宇殷民睥睨於其側二叔之餘孽搖蕩於其間四國覘其釁喜以為動靜召公從容樂豫張大孺子以早服疑貳銷萌之大猷也漢章承思漢之餘席大定之勢四裔無警龐首無謠昌樂之氣已盪其心目班固揄諛過情狹小三五而益以忘其憂恤勸淫之邪鏑也故厚與忠道異而相得薄

與佞情同而相非宜夫二公之協以成而還固之訟不相下也或直或曲或實或浮觀其詞審其致論其世無待鉤考而見其心厚不嫌佞忠不嫌薄貴乎聽言者之聰貴此而已矣羣言訟於廷而辨者不亂君子之迹孰得而借諸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燠而暄風相迎盛暑且凊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報也六月者菁莪之報也民勞者卷阿之報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亟從而亂哉風者民之相爲咏歎者也民用莫若

情情之得失莫若厚薄柏舟薄之反厚者也而關雎鵲巢
之遺民不可理矣小雅上之以勸下者也勸之也必以功
之盛衰衰若生殺爲功於生不期而盛矣爲功於殺雖功而
衰矣六月以武事勸其下授之亂萌而不可輯矣大雅者
下之陳於上者也下陳於上而諫之道之恆也兩下自相
爲陳而覆陳上意以諫下道之反也下需上之諫而無望
其諫上則美無與成惡無與彌卷阿之道喪而上下無紀
矣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
臣也無能爲益而待益於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
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

觀乎柏府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未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爲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進之勢無疑似之嫌也

匪人之相接望而知其爲不祥之氣者有二曰惛怓也繾綣也不必其挾無良之心成乎醜厲而早已爲咎之府矣抑有甚焉者載不祥之氣而挾無良之心則二者迭用而不測其所徑俄惛怓矣俄繾綣矣以其繾綣行其惛怓矣以其惛怓致其繾綣矣數迎數隨數怒數喜數吐數茹語沸於庭笑喧於室耳爲之瞶目爲之熒堂廉之下爲之暗

如長夜日沒月生而不知息然後以亡人之國敗人之家疾速而不可救藥斯其情僞亦無難知者而庸人舉肺附而委之不亦哀乎人之有情也新晴而不喜洼曀而不憂波沸喧豗而不憯霜清月澹而不適必其非人而後可也惛怓之繾綣之以繾綣惛怓之以惛怓繾綣之霾浪百變而不出兩端乃且樂與之流連而不反此豈猶有生人之氣哉然而取亡之主召辱之士甘授以身心而不厭嗚呼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魂棲於陰魄蕩其守高天不能爲之屆杲日不能爲之照呼顲沈浮而大命去之古今敗亡之相積未有不繇此者也高朗之士旁燭其表如聚

騷之吟於幞引身而避之術俟終日哉
厭名利之惛慠而移之於酒博劉昦光孟祖以逃凶而入於辱其免於凶也幸爾舍房帷之繾綣而移之於泉石王維鄭虔壯夫之氣已消求其遏賊而不萍也容可得乎故之二情者血氣一相爲引出此入彼如蛛絲之縈蟬翼勇邁以勝之而不克清滌以離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嬰者鮮矣雁鳧之喧囂燕之媚物固有之而人弗求勝焉則心死而身亟隨之何所容其幸免哉夫君子之欲懲此也將如之何既醉之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勿抑務此而可乎

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修辭修辭而後誠可立也誠者何也天地之撰也萬物之情也日月環而無端寒暑漸而無畛神氣充於官骸而不著生殺因其自致而不爲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則厭無端而投之則驚前有所詘後有所申則疑數見不鮮而屢瀆之則怒無可厭而後歆無所驚而後適無所疑而後信無可怒而後喜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輯而已矣萬物之榮生懌而已矣輯而化浹懌而志齊天地萬物之不能違而況於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立誠之謂也誠之非立拂天地之位利萬物之幾行其小智以騰口說於天下而

天下之人乃驚疑厭怨而不可戢辭也者非必有損於天下之實也而如戾氣之以感民視無可見聽無可聞觸無可喩而民已病矣拂天下之位非無位也位其所位而天地之位逆矣刓萬物之幾非無幾也幾其所幾而萬物之幾戾矣天位乎上孰者爲上之疆乎地位乎下孰者爲下之界乎截然判之而不相及於是而天地之位拂也形以載氣氣爲形幾氣其離形而運乎靈以效官靈爲官幾官其炫靈而示乎百體以從心心爲體幾體其各載一心而爲君乎引氣搖靈煩心而唯恐人之不喩其幾於是而萬物之幾刓矣拂天地之位則亂刓萬物之幾則賊賊與亂

非僞人不能然且標門庭於辭之中曰吾能爲位置也吾能爲開闔也吾能爲筋脈也吾能刮摩以淨也吾能立要領於一字而羣言拱之也吾能縈紆往來而不窮於虛也吾能剖胸噀沫而使老嫗稚子之無不喻也嗚呼僞人逞其僞辯之才而煩促捭闔顛倒黷亂鄙媟之風中於民而民不知士乃以賊民乃以牿盜賊乃以興國乃以亡道乃以喪於永世孰爲此者而不實于置之禍亦酷矣韓愈李翺元稹白居易蘇洵曾鞏之辭興而天下蔑不僞知言者可弗歫哉

絇咸之相需理也消息之相乘數也知消此之息彼者可

與樂天知威之以罰者可與立命矣知消此之以息彼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知威之以罰之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艴望而不知裁其細人之悖乎乍拂而疑其毒己其匹夫之悁乎板之詩用之而不嫌也何居曰不善立言者乍而逆庸人之情其終同焉善立言者乍而順庸人之情其終異焉天之牖民牖民孔易非其蹶而虐民審矣非天之過必也其民乎故曰民之多辟也价人邪大宗邪宗子邪大邦邪大師邪求其必爲辟者而又不可得獨斯畏焉然則辟者非民亦又審矣乍用其情而爲之疑輾轉以思而後爲之信雖蒙且愎能勿聽乎然而有弗聽者則不

可救藥者與既不可矣而又奚救藥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而立言之術止矣過此以往有譎諫焉謬刺而順詞勸百而諷一抑非君子之屑以寿其口者也

人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淸晶然之虛淪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雖然果且有異乎哉昔之爲天之天者今之爲人之天也他日之爲人之天者今尙爲天之天也出王而及之昊天之明游衍而及之昊天之且入乎人者出乎天天謂之往者人謂之來然則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曰日日而新之念念而報之氣不足以爲之捍形不足以爲之域惡在其弗有事於昊天乎不違乎此者曰氣以

成形理寓其中而主以終世其始無不足其後無可增然後其與昊天果相捋於其域兩弗相得而固不相逮矣而又欲有事焉是握拳以擊空炙手而欲繆父之足瘍也不亦妄乎故君子之言事天也 衛 小其心勿張其志不敢曰吾身之固有天也知其日益不懼其日遠不敢曰吾事固有之天而已足也知其理迎其幾觀其通徼其介則見天地之心者乎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人弗諶之乎曰天固不可諶也故曰天難諶斯天也非徒人也成之者人之道也猶言誠者天之道也道則然而非可必也然則言天之無不諶者猶言

人之無不可諶也人無不可諶之而旣有不能終之則天無不可諶而固有其不可終矣天不特克終以爲德則是天固不可諶也君子修之吉修非其因之謂也百年之室支其傾飭其腐更其材木而後謂之曰修矣小人悖之凶非盡棄其故之謂也東西南北縱橫上下無適而非天精粗艮楛剛柔明晦無所用而非天小人又奚悖邪然則小人亦游於天命之中以用天命而諶其匪諶遂以陷而不復從其終而考之則見其悖焉爾故曰畏天命畏其變也畏其通也命以愛而爲仁愛可諶而爲仁乎命以斷而爲義斷可諶而爲義乎命以辨而爲禮辨可諶而爲禮乎命

以覺而爲智覺可謂而爲智乎從其初則皆善也命之以仁義禮智之實也怙之以終則不善矣舉此悖彼舉一悖百則並其一而亦悖也其極也强禦掊克寇攘號呼蜩螗鼎沸胡一而非愛斷辨覺之所流哉故謂天命者不畏天命者也禽獸終其身以用天而自無功人則有人之道矣禽獸終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則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不謂乎天命之日新不謂其初俄頃之化不停也祇受之牖不盈也一食一飲一作一止一言一動昨不爲今而後人與天之相受如呼吸之相應而不息息之也其唯死乎然後君子無乎而不謂乎命也始終富有而純乎一致也

仁義禮智參互以成德信以其大同而協於克一然後君子之於命無乎不諶之有實矣舉一統百而百皆不廢也嗚呼知不諶之以諶者知終者與終之以人而不恬天之初人無不可誠之而後知天之無不誠也

廣德若不足若不足也以廣其德老氏之言此欲芟夷廉隅而同於愚也君子之言抑抑也則曰維德之隅隅之所至德必充焉隅之所不至德必絕焉然後君子之臨小人井井然小人之視君子嶽嶽然斯其所爲抑抑者修不流之度而非成乎下比之傷矣食於逆旅而五漿先饋何傷乎爲妻爨食豕如食人何得乎良賈深藏若虛賈而已矣

盛德容貌若愚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賈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故山伏地下曰謙陵夷以芟其閑之象也而山之爲山隱矣積磊砢險窅於厚貌之中謙其非盛德之卦與以語乎吉多得之矣貞則末也

魏無忌之飲酒近內也阮嗣宗之驅車慟哭也王孝伯之痛飲讀離騷也桓子野之聞清歌喚柰何也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履迷亂淪胥之世抑將以是而免於咎矣夫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則豈非智之窮也乎智窮於窮途而旁出於歌哭醉吟以自遂雖欲自謂其智之給也而不得然則

雖欲謂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夫智者進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耳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矣恢恢乎其有餘也便便乎其不見難也天下不見難則智不窮於進身有餘則智不窮於退夫數子者皆思進而有爲於天下矣履迷亂淪胥之世途窮而不逞一往之意折而困於反唯其不知反也是以窮也夫反而有耳目官骸氣體語默之無窮者富兩滿盈容光必照是豈非天地日月之藏乎而一以憒然用之哲人之愚洵哉其愚矣亦職維疾其疾也誰與瘳之哉麟可獲不可得而麕之麏之也鳳可衰不可使弗噰噰弗翽翽也天下悲其窮而麟鳳裕裕者哲人之量也

故處迷亂淪胥之天下惟衞武公之獨爲君子而令終報焉雖然衞武公之得爲君子唯不期乎令終之福而已矣彼歟子者全軀保妻子之心有以亂之也

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志雖詖智雖僻操行雖矯未有通而尙凊狂窮而尙名法者也管商之察莊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時以推之勢以移之智不逾於莊列管商之兩端過此而往而如瞶者之雷霆瞽者之泰華謂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則推而移嵇康阮籍於兵農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張湯劉晏於林泉之下我知

其必莊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後互移故管商莊列道歧而趨一也一者何也趨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於利此之謂也孰有當迷亂之世上不獲君下不獲民志勿爲之荼皇然念四國之訓乎隆然謀四國之順乎謀唯恐其不訏而不憂其大而不容乎猶唯恐其不遠而不憂其深而逢忌乎能此然後一旦舉六字以任之目昭心曠習於光大而銖兩之計穴罅之智不足以動其心而成其大業退不見有生之樂也進不見天下之利也故君子之覶縩之智放達之識如盎缶而已矣知之所不及無適於守舍其盎取其缶舍其缶取其盎奚有定哉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謝安之所服膺也賦詩可以見志安
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遠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觴而
生其欣賞哉豆區之計不足以舒神倉卒之辭不足以愜
聽尋丈之圖不足以暢遇牴牾之說不足以利幾久矣謨
之大猶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途平易
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而已矣小人不知樂此
無不賊焉君子之知樂此乎不理焉屐履之細生死成敗
之大皆其適也芥穗而適於遠四海萬年興亡得喪而如
指掌之閒也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元淝水之功
孰云莘勝哉衿佩之下戎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衛武公之

心者其唯安乎相賞而不相違得之於心迹之表矣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難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歛而一心舒而一心推移十反各伸其說以致其圖度規其大則眉睫不見營其小則泰岱不覩畏以持則闐聲而震張以壯則沫盡而辭不窮小人之爲爾者無他罔念厥紹而已矣大哉紹乎千里之可以跬步臻也千祀之可以寸心藏也白刃之可以清晏承也牀笫之可以堂皇治也無形之可以有形接也天以之繼而生人人以之繼而成性故曰繼之者善也匪繼弗善曷紹之可弗念哉嗚呼揚雄投閣謝朏扁舟王旦垂老而

與天君蘇軾窮遷而依竺教雖黃之口未乾貂狗之續相比恆德不守而或承之羞其羞者卽昔之所羞爲者也而不亦悲乎故曰君子有固善小人無固惡藉其有固惡也惡之所行而不失其故則惡亦損矣夫君子於洒埽無小也於訏謨無大也於夙夜無短也於遠猶無長也於戎作蠻方無危也於庶民小子無安也於屋漏無靜也於不虞無動也於神格無幽也於手攜而命無明也於先王無順也於迷亂無逆也一日之始百年之終既耄之知小子之戒險而易阻而簡獨而畏遠而涵豈有他哉念厥紹而已矣

屋漏之警其作聖之極功乎未可也力作衆則時過而衰意有注則當前而不覺故曰未可也且夫人之情質有畏明而不畏暗者矣有畏暗而不畏明者矣剛以質者畏明而不畏暗柔以文者畏暗而不畏明之二者得失均也畏暗而不畏明者持己專也畏明而不畏暗者爲己篤也而徒警夫不畏暗者抑俾之恭焉於奧窔而蕩然無忌於堂皇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爲偏警於屋漏則度之於屋漏而遇之乎故知學者知其不可射而已矣神雖恆故幾也恆無往而不幾是故隨警焉而見其幾也警而見其幾省人之見之者然爾神豈於此而幾哉故曰不可度也是

以知學者學其不可射者而已矣盡終身之時而無可射也大音有希聲焉大羹有淡味焉絺繡有隱色焉人之所不可以視見聽聞食知味者莫此甚也若夫微而彌鉅藏而彌顯近而彌遠則日趨於著睹聞之且盛者矣故曰相在爾室非退而獨居之謂也身馳於四海言滿於天下行加於蠻貊淺心者視之爾室隱矣乃前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今猶是身也後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他日猶是身也當此時也不有爾室乎豈以爾之方在彼而不在此而遂謂無室也殺人之中有禮焉尊俎之側有戎焉威加四海而肝膽有其勇怯恩施萬邦而心氣有其和戾神之格既不

可度矣得之於表喪之於裏得之於裏喪之於表皆神至而我不至者也禮樂刑政箕而非其屋漏哉故知道者知其不可射者而已矣暴與藏一也治藏不如治暴是不知暴者也藏之且暴不容揜焉雖然猶易也治暴不如治藏是不知藏者也暴者之有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遺神已而伸者固神也非既有形而神遂亡矣至此而後密矣索無聲無臭之精於聲臭之末乃尋跡而求亡羊之術也體無聲無臭之載於喧闐苾芬之中斯扣璞而取和璧之道乎故學道者學其不可射而已矣盡天下之境而無可射故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互藏其宅而隱顯無

閒豈偏重於不纇哉故君子之言詩辭不媿於屋漏又加
進焉迨於不可射而後至矣易簡而久大矣
人情之無端是其是非其非不言而一任其自然此齊物
之術也弗獲已而於不可治之世議處己之道姑用此爾
乎抑之詩曰民各有心非不求明也非忍聽之也無不求
明之心而後可與用晦無忍於不治人之心而後可離人
而珍其獨雖然既存乎其時抑存乎其位矣古之諸侯非
後世之鄉士也有社稷則有宗廟有宗廟則有族姓有族
姓則有臣民神於我而興廢家於我而全毀舉國之人於
我而生死抱其孤淸以與狂愚者爭一不勝而血塗於野

屋加於社祖禰餒於荒塋世胄之子孫夷於皁隸祇以斤斤爭一日之明弗忍於所疏而忍於所親故曰民各有心唯衛武而後可也漁父欲以其道易屈原之清醒楚老欲以其情惜龔生之膏蘭重晦而安於忍又奚可哉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天地之妙不可以憂患求者非夫人之所敢學也

兩間之氣常均均故無不盈也風者呼吸者也呼以出則內之盈者損矣吸以入則外之盈者損矣風聚而大尤聚而大於隧聚者有餘有餘者不均也聚以之於彼則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至於大聚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

所損者空矣有空大谷此之謂也空而俟其復生則未生方生之頃有腐空焉故山下有風爲蠱蠱空之所釀也土滿而荒人滿而餓枵虛而怨得方生之氣而搖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響應貪人敗類聚斂以敗國而國爲之腐蠹乃生焉雖欲弭之其將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物之理所以叙天之氣也

無君子則小人亦奚以濟其惡倚門之繡紅女之絲也駑馬之秣力農之粟也公孫宏之安汲黯之所鎮也李林甫之威姚崇宋璟之所飭也种放之名陳摶魏野之所感也君子有不言之訓不爲之功不乞之貸死者生之悴者榮

之弛者張之施及於小人逆用之而猶足以赫凡其所以赫者皆卹君子之所陰也爲君子者奚弗以自信而抑又何責焉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听然受之而已

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爲之也因周召之作被之於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伉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尊過文武之澤未衰周之

淩遲而東其犟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淩遲而黍離其犟
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於齊而爲之城徐
儼然稱王而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熠然且震而矜
之以與文武之豐功相伉宣王之爲王亦末矣末王而尸
制作之功何其不知慚也不知慚而言之無慚是故其稱
引也曼其條理也麗煩而不飾鉅而不經豐如饕餮大饗
而不擇其精沓如扣土鼓以東茅而不宜人之聽易曰中
心疑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未有不蕪以游者也申伯
之功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
貴以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祀其積而

揆以此出入於大明皇矣之閒誇賓客而動鬼神而後文武之澤斬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誦崧高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即其詞審其風核其政知其世彼善於此而蔑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

非庸人之喜不足以亡申伯之南王寵其舅何所裨於宗周而曰戎有良翰哉一傳而戕周之社稷者申也再傳而折入於楚者申也斯其以爲良翰而周人喜之矣周不建申楚不窺謝周不戍申楚不有申舉先王衆建之諸侯無能撫之以爲屛翼而託肺附於私親弱植其新造之邦而厚憑之盈廷之士所怙以翰南國者心力盡於此乎如其

心力而盡之則膏盡心力以孤注於斯而癒得不亡邪悲夫庸人之寢焉興焉食焉息焉皇皇焉求之而恐弗遂遂其所爲而眉伸目潤心津口哆者咸若是邪舉東晉之心傾于王庾括汴宋之目屬於种姚舍此無復寄其憂喜情已枯智已槁而後國家隨之有識者所爲長太息也

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慊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也嗚呼是不察之論也誠爲其所當尊而親之必天性之戚非其暱矣豈繫私願之得慊而以歆者爲厚乎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非擇而與之因五十國之墟卽其疆而國之爾召公之賢召公之功召公之親不下於太公而封於燕

矣沙磧苦寒幽遐磽瘠人民獷悍而密邇北塞殆將非人之所處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於利之外以此爲厚而親賢亦安之矣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授之樂土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於利者蔑有矣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艷稱之而上下不以爲慝故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習以爲然而謂擇地者之果聖也又奚怪乎君以是厚其臣父以是厚其子故厥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閨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於貨賄食色之中而人

道之與於禽呼魚呴者無幾矣漢高之於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紹魯僖之於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鄫子之好不終西周亡厲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小也

傳曰衰至而驕何言之驕者盈之徵也血溢氣銳險阻不知而多求於物皆盈者之召驕也雖然盈而驕者必其未嘗盈者也未盈而驕則其驕也固衰矣未之能盈而粗有所至矣牢執之而挾爲己能坦然靡所疑慭而後驕成而不能自抑天下之大萬有之富直置之而不能取益故曰

衰至而驕盈者不與焉古今遙矣其學於六藝者衆矣苟操觚而殫心各有所遇焉何居乎吉甫之自賢卽人之稱之者蔑以加與吾以知人之稱之者固不然也文王大明其碩矣乎鹿鳴四牡其好矣乎關雎葛覃穆如淸風矣乎爲彼者未嘗自居也而天下不可揜也雖然猶獨至而無攝美者乎攝美而均至之洵唯吉甫矣乎我知吉甫之靡所疑慝者貌取而無實也文侯之命黄稗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慝焉崧高烝民黄稗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慝焉古今遙而不能囿則寸晷爲長四海廣而不能游則尋丈爲闊[illegible]塞且可賤貧

以奉馬穎潘岳且可發餒以遺賈謐吉甫亦奚斯而不能哉曹植自以爲周公孰曰非周公焉杜甫自以爲稷契孰曰非稷契焉韓愈自以爲孟子孰曰非孟子焉驕己以驕天下而坦然承之暴潦之興不憂其涸吾惡乎無疑而不代之慙邪文章之變古今亦略可見矣周至吉甫而雅亡漢訖曹植而詩亡唐之中葉前有杜後有韓而和平溫厚之旨亡衰而驕驕而衰不可振衰中於身其身不令衰中於國其國不延枵然之竅風起籟鳴怒號而遠止苟其有怍心而挾生人之氣者弗屑久矣

關故弓而張之未遠絕也因而弛之往體既戾來體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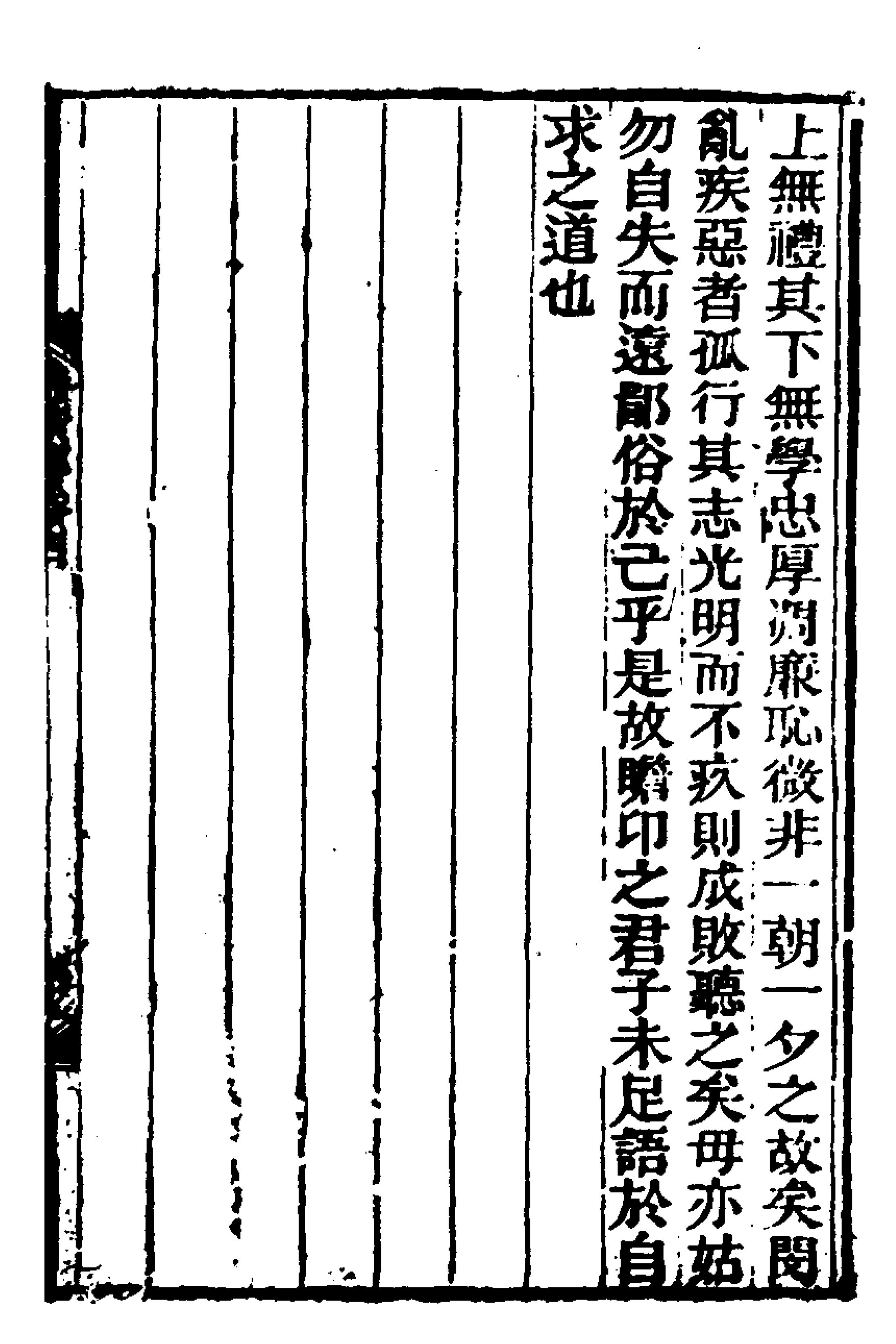
以迄然後不待再張而毁矣漢元唐懿宋理之所以亡繼張以弛而不牠之筋漆也有周之弓天下之至調者也厲王蹶而張之筋蹙漆解不絕者無幾宣王起以柔道承之庶幾釋天下於束溼乎苟明于上下張弛之幾固不於宣王之世而勸以柔也奚以然邪上下之際有相化者焉有相激者焉明於數者明此而已矣上淫則下靡上固則下陋此相化者也以其有餘力而與上相師者也上暴斂則民不奉公上淫刑則民不畏死此相激者也民困於力之無餘而敢於逃法吏緣於上之已甚而乘間以𩛰其姦而天下之綱維紊散而不復收矣然則宣承厲後繼之以張

而民益怨繼之以弛而民益姦危亡之勢其數正均故漢元唐懿宋理之覆敗差緩於胡亥而其必亡均也故懲蹶張而改轍者必濫於暖姝疾呼不聞抵擲不怒以成乎從容坐嘯之朝廷而天下已解之紐益叛散而無倫不幸而以此爲尚未有能延之再世者也嗚呼宣王之所與治內者山甫焉爾所與治外者申伯焉爾誦申伯曰柔惠惠以柔也誦山甫曰柔嘉嘉以柔也之二子者旣以其暖姝媚娬嬌榮夷之徒虔厲之習以要一時之譽尹吉甫又從而獎之則當其拱手哆顏彼笑此頷三揖百拜延犬戎而進之微幽王其能以再世哉故曰溺者必笑瞶者必笑瞶於

心者人也溺於險者天也人動而天應之而其笑也均覘
國者覘其多嬉笑之子而亡可計日待矣
何以謂之陵夷陵之夷而原漸迤而下也故陵之與原無
畛者也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
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嚮隨之爲暄風之試於霜午憂
亂已亟者莫之覿焉耳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嚮隨之爲
涼颸之颺於暑晝怙治而驕者莫之覺焉耳夫覿其所不
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嚮乎而幾與嚮亦非乍
變者也詩之情幾也詩之才嚮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
亂治也早矣而更有早焉者故曰雅降而風黍離作而哀

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畛與閔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風與雅其相爲畛大矣而黍離非其畛也菀柳而下幾險而譬孤瞻卬而降幾危而譬促取而閔之黍離之閒未有辨也故瞻卬之詩曰心之憂矣甯自今矣生於心動於氣淒清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迺以漸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爲黍離甯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監板蕩雖危而不禰立乎菀柳瞻卬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菀柳瞻卬者蚤而察之漸迺之勢幾愈微響愈幽非夔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

治世之諫切而以道衰世之諫切而以事亂世之諫切而以訟公議弊民心搖訐訟行風俗壞陰私貨賄券契証佐之言君子不諱而天下之死亡積矣訐訟者小人之以陷君子者也小人以此吹求於君子君子引嫌而不勝不勝則君子之禍不息引嫌而君子之體猶未裂也君子弗獲已而不堪於不勝無所引嫌而以其訐訟者報小人則君子之體裂而人道之存其幾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斯言也訐訟之言也胡爲其出於君子之口也婞婞之民快其直暢大雅之士悼其遷流孰令君子之至於斯邪其



上無禮其下無學忠厚凋廉恥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閔亂疾惡者孤行其志光明而不豖則成敗聽之矣毋亦姑勿自失而遠鄙俗於己乎是故贈印之君子未足語於自求之道也

詩廣傳卷四終